# 明通鑑

明通鑑卷五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元黓執徐凡三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丙午始作先蠶壇于北郊從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議也初言奉詔查勘順天田請改後宮附郭庄田爲親蠶厰公桑園上是其言下廷臣議未及舉行至是言復奏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偏廢請勅禮官會議興作上令廷臣考求古制于是大學士張璁等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

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宮中宜仿行之上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遥遠請鳳輦由東華元武二門因條上四事一治繭之禮二壇壝之向三採桑之器四掌壇之官上從其議命自元武門出內使陳儀衛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于道餘如議攷臣明史本紀據實錄系之正月蓋據廷議及下詔之月日也三月丁巳皇后親蠶于北郊是以正月議禮三月行之而通紀從信錄諸書皆系之二月非今據明史分書之丙辰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耤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

卒文具不足稱述惟漢文帝二年詔開藉田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陛下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作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事者乎享玉食之費即思曰凶年饑歲得毋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即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旁皆可植桑宜

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　丁巳振山西饑

是月諭禮部曰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壇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寢廟更定行八拜禮其壇在西苑豳風亭之西始名曰西苑土穀壇明年上以土穀亦社稷之常稱無以別于太社太稷乃采帝耤之

義改爲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若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巳春告秋報爲定制　二月戊辰上祭社稷畢出郊祭先農親耕耤田　乙亥振京師饑時畿府旱災流民皆入京師求食道殣相望乃詔都察院分別收養振粥俟春和丁壯遣歸老疾仍留之御史傅漢臣請敕有司奉行察不以時者逮之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禁從都御史汪鋐之請也　是月命大學士張璁會給事中夏言議郊祀禮初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廟百神皆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璁曰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對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卽明堂壇卽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上復諭璁曰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卽圜丘實無謂也朕意南北分郊庶倂古制又論祀日月禮諭璁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竝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璁以祖制旣定不

敢決上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閣臣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月日博選儒臣議復古制上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言請舉親蠶禮上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論郊祀相表裏因命璁會言陳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言疏入未下禮科給事中王

汝梅等上書極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乃敕諭禮部會廷臣各陳所見限十日內以聞已又摘舉汝梅等原疏以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不知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爲祀天社稷爲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卽方澤祭地也于是始下言疏稱其愼重國典令禮部一併議行汲愚據實錄王汝梅等詆夏言說之非時言疏尚未下故世宗切責之語謂言以前月二十九日以大祀更議

之說來上今巳過月朕所以未下其奏于所司者欲俟祭祀畢降敕施行乃本月初五日王汝梅等遽詆其非此必有使之言者藉以窺測朕意耳據此則汝梅等顯見言奏稿而詆之實則言奏尚未下也今據實錄書之

三月丙申張璁録上郊祀考議一册請自上裁上竝下之禮部令取太祖存心録及祭祀禮儀書仍遵前旨會議以聞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上覽奏大不悅于是夏言復奏周禮一書于祭祀爲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𩓾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

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但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

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
用意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僞爲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實
自莽始莽既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
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疏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
禮部令折衷羣議以聞　庚子下霍韜于都察院獄韜
素護前見夏言奏辨上眷方深不敢復瀆乃貽言書痛
詆之復録其草送法司于是言復上疏言韜爲國近臣
同在議禮之列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胆再三執奏何
必貽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何居上大怒令法
司從重治罪韜從獄中上疏哀祈張璁復兩疏申救皆

不許　辛丑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爲地壇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

上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

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址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爲圜丘言復奏曰圜丘配天宜郎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郎清閟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爲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郊分南北制遂定初南郊之祭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以

太祖太宗竝配至是言復上疏曰太祖太宗竝配父子
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
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
時禮臣集議以爲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
上乃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
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張璁等言二祖分配于
義未協且錄仁宗所降敕諭竝當日告廟文以進上復
命集議于東閣皆以爲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
竝列況太祖太宗功德竝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爲
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

每祭皆宜二祖竝配上終以竝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
等復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
同兆南郊冬至禮行于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于祈
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上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郊天之祀止當以
高皇帝配文皇功德竝隆但開天立極太祖肇之如周
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
王不聞當時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
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及誤
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

竝侑三帝竝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祧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令申議于是禮臣復上議言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二祖竝配如故遂依擬行攷異諸書及三編均系議郊禮于五月明史本紀書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據實錄興工之月日也其實議禮皆在二三月而五月己亥工部言興工次第莫先圜丘而方丘及東西二壇次之先蠶壇又次之是興工實始于五月而四郊之議悉定于是年之春今所敘次悉據實錄月日分書之

乙卯延綏大饑命戶部發帑銀三萬兩于山西保德汾州等處糴米振之從巡撫都御史蕭淮之請也

丁巳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禮畢

皇后親詣采桑壇公主及內外命婦從之賜宴畢還宮踰月蠶事告成復行治繭禮　夏四月乙丑革鎭雄府流官知府復授芒部土裔隴勝爲通判署鎭雄府事令三年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兵部議覆巡撫唐鳳儀之請也鳳儀請復芒部見前卷八年　丙寅奪前大學士楊一清職初一清與故太監張永善至是張璁等憾一清不已乃搆朱繼宗之獄坐一清受永弟容金錢爲永志墓又爲容請世襲指揮詔革容職而貰一清勿問已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希璁指劾之遂有是命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汙衊死

不瞋目上聞而悼之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攷異據三編一清卒在是月蓋因脊職牽連竝記也通紀記一清卒于是年九月而證之實錄亦在九月然實錄所記亦據奏報之年月若明臣言行錄以爲明年則誤也今仍據三編連脊職終書之○又按朱權宗張永家人也證之實錄繼宗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餽一清轉賂容等官職下法司推鞫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賀金百兩及容求志墓折儀銀二百兩竝無餽宸濠金事此繼宗獄之本末也　丙戌戶部以延綏饑甚先後奏請發帑銀十五萬兩及延安等處倉糧振之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近者郊祀親蠶之議給事中夏言未必是而詹事霍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

罪韜是奬訐而惡直也疏入上以文憲附和譎降邊方祿職　是月桂萼行至徐州以疾辭不許遂至京師仍入閣辦事　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時郊分南北制已定而閣部諸臣僉以日月從祭本非朝日夕月之舊制乃奏定仍依春秋分分祭日月而建朝日壇于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于阜城門外東向朝日無從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祔焉制曰可于是工部尚書章拯等奏興工次第請先圜丘次方丘次東西二壇次先蠶壇從之攷異五月己亥明史稿作壬寅明史據實錄改今從之己酉擢夏言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固辭不拜時言以議

郊祀蒙上眷令監壇工會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上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已地至比之張綵上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更訐爵且辭新命上乃止仍賜言四品服俸

是月吏部尚書方獻夫引疾求退先是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等于是獻夫言國家進退人才糾劾庶僚付之部院科道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以建言陰圖報怨紊亂朝綱請下法司逮問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傷善類上不

悅獻夫因以疾請詔慰留之　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從巡撫都御史劉節之請也取孔氏生員儒士爲塾師凡三氏子弟立十六塾八歲以上皆就塾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仍立爲廩增附生員名目其廩增人數皆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壬申以眞定府等處大旱命太常寺官持香帛禱于北嶽之神是日雨沾足守臣以聞時上好言祥瑞河南四川等處皆獻瑞麥令薦之奉先等殿尚書李時請表賀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璁因作嘉禾頌以獻　初河道侍郎潘希曾粱單豐沛三縣長堤次第告成是夏

五月（攷異據河渠志三堤成在八年六月）孫家渡河堤成踰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不爲害希曾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澀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上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

曾還京以藏時宗爲僉都御史代之自是豐沛漸無息
而魚臺數溢　秋七月戊子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春見上方以災異修省而希旨者說言祥瑞廷臣相
率稱賀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而大小臣
工率以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
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
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花禮臣李時
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而鋐讚東皆職司風紀時典
掌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膺流涕
而不能已于言也若不嚴加禁遏誠恐此風漸長上下

相蒙甚非國家之福疏入上責其妄言謂時春既責大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讜言善策令條具以聞時春皇恐引咎未對諭趣之于是時春復上言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之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之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仿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厲廉耻大臣宜待

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寛容之庶臣下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沛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逃者裨將得以僇士卒大將得以僇裨將總制官得以僇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絶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敢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干冒寵禄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上覽之愈怒遂下獄掠治黜爲民　丙午給事中孫應奎劾尚書

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上不聽而諭獻夫勿辯光等視事如故越日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璁所惡浙江參政黃卿于陝西而用璁所愛之黨以平代之復以邪回之彭澤踰等躐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交通賄賂迹上乃令卿等還故官于是獻夫及璁皆疏辨上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　是月桂萼翟鑾皆稱病給事中趙漢請敕致仕並及張璁上以大臣進退非所預聞令奪漢俸一月　八月甲子免應天太平安慶池州等府被灾稅糧　乙丑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其二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畧謂

先朝權臣竊柄正氣銷亾至于今日遂成傾危之習如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勳臣下淩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並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院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上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璁獻夫耳漢已蒙詰讓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須大臣不已勛臣貪縱亦不欲人言即指

張璁所劾事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間奈何奏入上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上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吏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上責令留對停獻夫俸一月　壬午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申命撤故少保姚廣孝配享太廟先是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不宜配享太廟夫廣孝在我皇祖太宗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不宜遽更但廣孝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功臣竝食于德祖太祖之側恐猶未安令禮部詳議至是尚書李時及閣臣張璁桂萼等議以廣孝功業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酬其勞矣若

削髮披緇沾榮爼豆則非所宜宜如聖諭即行撤去移
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致祭上從之仍命告于皇祖
太宗以行　九月辛卯都御史汪鋐言西北沿邊如甘
肅甯夏延綏大同宣府等鎮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
又設墩臺城堡守禦之計似無不周然每當寇入官軍
損傷動以千計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遏截之兵徒爲
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所執兵器不能及遠往往
覆敗臣前所進佛郎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
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
以上遠可五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以十人守之

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維遠近相應足以收不戰之功然後按一鎮之軍士覈其墩堡守禦之數十用其一已有餘裕分撥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仍行巡按御史巡視稽考餘軍悉以屯田仍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于鎮城則不必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不必出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歲可數十萬疏入上嘉其籌邊之善命戶兵二部議行之　壬辰給事中高金請黜真人邵元節（元節封真人見五年）畧言陛下革姚廣孝之配享以其為釋氏之徒也大聖人之崇正黜邪如此豈意有所謂真人邵元節者誕蒙殊恩以為聖治累邪夫元節一

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元晟之請而波及之縱使二人有
陰翊皇度之功酬之金帛足矣豈可旣贈其師而賜之
祭葬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臣以為廣孝不可
配享于太廟則二人亦不可爵祿于聖朝疏入上怒令
錦衣衛逮問元節令安心供修本教　詔裁革雲南塡
守太監從巡按御史毛鳳韶之請也鳳韶言塡守中官
本非洪武永樂舊制擾害地方日甚一日近陛下明見
萬里取回太監杜唐番民歡頌有如更生更乞悉追復
祖宗舊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
議覆雲南自古羈縻之地本係以夷治夷近年用兵軍

民受害省宫節用正爲今日之急務宜如御史議革之便從之　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方獻夫致仕獻夫累被劾不自得兩疏引疾報許之然猶虛吏部尚書位以待云　冬十月丁巳朔禮部奏宫中應行事宜及講女訓儀注初上諭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爲詩言進呈以備宫中誦咏又命將仁孝文皇后內訓及聖母章聖皇太后所撰女訓通行翰林院講讀官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互證事取簡明以便女官記誦因定每月逢六之期女官進講三次皇后率妃夫人于坤甯宫聽講並具儀注上之

報可　辛未上以更定郊制命大學士張璁會禮部尚書李時等纂輯成書璁議錄禮文規制及詔書不必錄以臣下之奏上謂此事廷議再三不書臣下議論無以示將來乃定編爲三冊首載神位禮器壇制祝詞樂舞儀注之類二三兩冊則備書年月日敕諭及大小官員章奏以張璁爲正總裁官又陞夏言爲翰林院侍講學士爲纂修官之首　更製圜丘壇成▇親視于文華殿召閣臣張璁同視尋敕禮部上大祀圜丘儀注郎以本年冬至舉行定名圜丘壇殿日皇穹宇又手敕璁等北郊及東西郊以次告成皆　及明年夏致祭之期　是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仍管院事　十一月癸巳上因更定祀典命儒臣纂輯成書乃諭大學士張璁以次裁定纂入書中璁因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今三人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故聖紇祀殿西非從祀此誤也〕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上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爲不可改上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

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
上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
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
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爲過自唐
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
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
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
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上因大怒疑貫
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褫

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上皆斥爲
謬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
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
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
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
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
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其塑
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
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

失申黨郎申棖𨼆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上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學官別建啟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

辛丑頒示天下致與更定文廟祀典及從祀先賢先儒人名俱詳明史禮志而三編質實尤詳核云

三編發明曰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謚亦不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璁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

師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狃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爲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王號之追崇璁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爲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豈可以人廢言哉

甲辰上視牲于南郊[考異]自建文元年後皆以正月南郊之前一月視牲蓋太祖初制如此實錄是年禮部所上儀注係前期十日大明會典同又稽之明史禮志嘉靖十一年更定冬夏至祈穀俱祭前五日視牲而九年初定分祭視牲于甲辰正祀在己酉則亦前五日或禮部所上帝自更之至十一年遂定以爲例耳今據書之　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頒詔于天下　十二月丁巳免湖廣武昌等各府衛被災秋

禮　是月工部尚書章拯致仕先是上命桂萼等覈巡撫去留召河南巡撫蔣瑤還至是拯去遂以瑤代之

十年春正月辛卯祈穀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並配禮畢上心終以爲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俱奉太祖配明年遂行之　甲午更定廟祀遂祧德祖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復祧熙

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上以太祖不得正南向之位乃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更定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丁酉上詣太廟行特享禮考異明史本紀是月甲午更定廟祀奉德祖于祧廟据實錄甲午乃祭告之日丁酉乃特享之日證之禮官所上儀注定以正月初九日祭告謂告于太祖及德祖也是日遂遷德祖神主于祧廟奉太祖神主于寢殿正中擇于十二日行特享禮甲午乃是月九日丁酉十二日攷之明史禮志亦云丁酉帝詣太廟行特享禮與實錄同今据而分書之

乙巳桂萼致仕萼初銳意功名勇于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擢抑氣爲

之惰再入閣不敢復放恣居數月屢引疾上輒優旨慰留至是始得請歸卒于家　二月甲子以甘露降顯陵祭告世廟　丁卯上親祀歷代帝王于文華殿初洪武定制每歲郊祀以歷代帝王祔祭于大祀殿上更定郊制罷之令建歷代帝王廟于都城西歲以春秋致祭至是廟尚未成權于文華殿行之　甲戌免廬鳳淮揚四府被災秋糧　庚辰上親祀大明于朝日壇　壬午賜閣臣張璁名曰孚敬璁自以名嫌御諱屢請改之至是始更名並字曰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攷異孚敬更名在壬午明史本紀作壬申而敘次乃在甲戌下盖申字之誤也今據實錄刊正）　三月丙申寇犯甘肅

掠莊浪甘州丁酉又犯大同　戊申罷四川鎮守中官
是時分守四川太監閻貴貪縱不法巡按御史邱道隆
劾其贓罪因請罷遣內臣以恤民瘼下兵部議覆從之
是月兵部尚書李承勛卒承勛代胡世寧主兵部兼
督團營時言官攻張璁桂萼黨並及承勛承勛連章求
退輒溫旨留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
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
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
減而請以騰驤四衛歸兵部覈其詭冒者上皆從之是
春大風晝晦上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

套延甯固原皆宜警備又言聶河西患土爾番今額布
訥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竝經莊浪急
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烏梁海逼近京師
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儆而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皆足
爲患惟急用人理財以固邊鄙上嘉納之承勛沈毅有
大畧上所信任自輔臣外惟世甯承勛有大事輙咨訪
之世甯卒半歲至是承勛亦卒上深嗟悼贈少保賜謚
康愍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于西苑先是禮臣言去
歲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風厲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
宜且遣官行禮上初不可令如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

不便命改築壇于西苑壇之東爲采桑臺臺東爲具服殿北爲蠶室左右爲廂房其後爲從室以居蠶婦設蠶官署于宮左令一員丞二員擇內臣謹恪者爲之至是遂于西苑行禮上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甲子禘于太廟初上以禘祫義詢輔臣張孚敬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稽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禮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上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爲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遂以道南並言疏俱下禮

部會官詳議議者皆謂稱虛位則茫昧無據尊顓頊則世遠難稽高皇帝旣正始祖之位當祧德祖爲正上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抗論祧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爲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上並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祧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禮旣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上自爲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至是行之　復以王時中爲兵部尚書　五月王子始祀皇地祇于方澤名其壇殿曰皇祇室　是月以夏春不雨命順天府祈禱並敕羣臣修省三日　六

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癸亥雷震午門諭羣臣修省三日仍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攷異實錄作癸丑乃五月之晦及其事記于丁巳之後誤也明史五行志作癸亥三編亦據書于是年六月　閏月戊子免山東濟南等府被灾稅糧　己丑詔求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襲封時劉基裔孫瑜已襲處州衛指揮使吏部上其名竝命起送至京　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獨石萬全永甯鎮守中官時上以次裁革鎮守太監于是給事中張潤身劾奏鎮守鎮江等處太監鄧文等及分守獨石等處田霖等凡七人遂有是命

庚寅都察院歴事監生詹啓初奏吏部侍郎徐緒徇私

糾賄事上以糾察所歷衙門奸弊乃歷事監生之本職宜行都察院從公勘實以聞都察院汪鋐等具上其撚罔狀得旨擬罪至是啓復發縉通賄事詞連員外吳道南郎中伍餘福等並下都察院會有人投牘于大學士張孚敬之門孚敬發之乃縉行賄于孚敬者遂封奏之上怒諭廠衛密訪會官廷鞫于是法司問成縉賄孚敬事而以啓挾私妄訐宜並擬罪上先入孚敬言不許降調道南餘福俱外任而貰啓勿論　丙申陜西西安等府大旱總制尚書王瓊請發倉粟庫銀振之並免被災州縣夏稅　乙巳彗星見于東井芒長尺餘指西南庚

戊彗掃軒轅第一星迄漸長至翼長七尺餘東北掃天

罇入太微垣久之始斂　辛亥敕羣臣修省以來月二

日爲始俱靑衣視事至沒而止是時彗見凡二十四日

是月前少傅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有三謚文正

秋七月癸丑上以陝西旱甚益發帑金三十萬遣侍郎

葉相往振之　戊午張孚敬罷詹事夏言恃上眷數以

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會行人司正薛侃上疏

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享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自正德間逆瑾懷貳始悉

令就封乙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愼選正人輔導

以待它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澤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言因默計上方祈嗣侃所言觸上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侃稿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稾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上許之及侃疏上上果震怒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緊曰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都御史汪鋐欲坐言主使言拍案大駡幾欲毆之給事中孫應奎曹

汻乃揖孚敬令迴避孚敬怒遂疏聞詔下言竝應奎沐于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推鞫再三侃疏實出已意澤誣以言所引皆無證上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懷罔于是上頗不直孚敬會御史譚纘端廷教唐愈賢交章劾之乃聽致仕侃黜爲民澤論戍獨貴言勿問

攷異事見明史張璁及薛侃傳三編據之惟當侃廷辨時孫應奎曹汴揖孚敬令避證之實錄蓋避夏言也時汪鋐欲坐言主使言大詈罵幾欲毆之故應奎等揖孚敬告以毆鋐將竝及孚敬也明史侃傳脫此數語上下文氣不屬今據實錄敘入孚敬致仕下

辛巳鄭王厚烷獻白雀二上命薦之宗廟獻之兩宮傳示廷臣多有獻白雀頌賦者　是月召方獻夫還獻夫疏辭舉梁材

汪鋐王廷相自代不允遣行人蔡䨳趣之　八月癸未
上親祀夜明于夕月壇　丁酉免揚州淮安旱蝗稅糧
　戊戌謫前吏部郎中夏貝勝于極邊衛充軍初貝勝
旣黜爲民乃摭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
疏具在爲讐家所發凡兩下獄三年不決至是御史秦
武始具以進法司會錦衣衛論杖當贖上以爲輕特旨
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于戍所隆慶初贈太常卿
　辛丑改安陸州曰承天府先是有請建京師于安陸
者下禮部議以京師之建于典禮無據太祖發祥濠州
改州爲府核之安陸事體相同宜升爲府治上乃更定

府名又設鎮祥縣爲府治　甲辰總制三邊王瓊等奏甘露降于固原上之命薦之內殿獻兩宮　乙巳免山西太原等府旱災稅糧　九月丙辰罷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輯郊社諸壇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黄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統祀于京師其在南京者可弗舉也若有時祭告及災變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諸神不必備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爲然遂罷之　乙丑修葺西苑宮殿成特設成祖位祭之先是上率閣臣尚書及侍郎夏言等同往西苑視工遂御豳風亭召羣臣親覩收穫因諭曰西苑乃我文祖

臨御之地宜設位致祭其令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行之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于西苑　丙寅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張孚敬桂萼在閣與費宏楊一清等相傾軋不已萼先卒孚敬尋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至是時入二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壬申御無逸殿命閣臣進講無逸及豳風七月篇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侍講講畢宴儒臣于豳風亭　是月戶部尚書梁材以憂去改刑部尚書許讚代之又改兵尚王時中于刑部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代李時也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

結主知又折節士大夫得聲譽朝廷制作一出于言閣臣取充位而已

手敕召王瓊還以主吏部之人也先是葉相奉詔督陜西振事已而有疾上召閣臣翟鑾李時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舉劉天和樊舉徐瓚上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已復諭曰吏部事重龍既去朕欲用王瓊爲吏部尚書即以龍代瓊爲總制何如復頓首曰善遂陞龍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陜西三邊兼理振事攷異明史本紀系葉相振陜西于七月三編據書之因及唐龍代相事蓋牽連並記也證之實錄則龍始以吏部侍郎往及上欲召王瓊還乃陞龍尚書代之相之引疾龍之奉詔皆非同月事今據實錄分書之七卿表系王瓊任吏部于十二月蓋以九月召十二月至京視事也今並彙記于授龍總制之

下

冬十月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議是時議遷顯陵者數輩至有謂上震位久虛歸咎于陵寢者上令廷臣會議尚書夏言力陳其不可且請自後有妄議遷陵者罪之會有湖廣聽選官黃惟臣等數奏遷陵上廉得其情有所希冀乃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自是議始息

乙酉寇犯大同以六萬餘騎至應朔二州告急詔填巡守官悉力禦之　是月帝社帝稷壇成初上欲建雩壇于南城既以南城乃游觀之地非祭天所宜因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尚書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

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邱濬亦謂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濬意蓋欲于郊傍擇地爲雩壇孟夏後行禮臣以爲孟春既祈穀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祀從之至是建崇雩壇于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　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之圜丘　丙辰中允廖道南請更定廟制先是上諭閣臣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

太宗以下皆宜立專廟南向尚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祀始謀宜慎未報至是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宫以統廟不必各為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為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所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上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陛下徧歷羣廟非但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給若以代獻而言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

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亦足以展專尊之敬矣議上不報　戊辰免陝西被灾秋糧　丁丑召張孚敬復入閣時夏言益用事李時猥在閣末幾方獻夫復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按召孚敬在是年冬月還朝在明年三月今據明史本紀）　是月召原任左都御史王憲爲兵部尚書代王時中也　十二月戊子下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錦衣衛獄時上方修醮祈嗣設壇于欽安殿令文武大臣日輪一員進香行禮後二日上親詣壇行禮尚書夏言等請照例遣官不許于

是禮部侍郎顧鼎臣湛若水皆以爲言不報至是希禮
上言陛下所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召和致祥不盡
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惠澤獨議禮議獄
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
烝前星目耀上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
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
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
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
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
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

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問矣上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上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丁酉祫享太廟是時罷歲除之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祫禮設德祖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　是冬滹沱河決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滹沱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棟往治之棟言河發

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眞定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衛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州西高南下因衡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爲巨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楡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則順天眞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于眞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間獻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免四川被災稅糧　辛未祈穀于圜丘上既罷二祖並配之制尋親製祭文更定儀注改

用鶖鷙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爲定式至是將行會上躬有疾乃命武定侯郭勛攝事于是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名雖不同其爲郊一也祖宗以來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有他故甯展至三月不宜攝行已而主事趙文華亦言勛武臣不宜代祭疏入奪文華俸五月　甲戌振保定河間饑　二月庚辰朔上疾有瘳始視朝先是武定侯郭勛以上體已平請于

顯靈宮建醮祝釐上嘉其忠愛許之于是閣臣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上自製祝文遣廷臣詣岳鎮名山祈禱上命武定侯郭勛等詣地祇壇行禮仍望祭天下山川復

擇日卜筮于太廟　戊戌免湖廣武昌等十二府旱災稅糧　三月癸亥寇犯延綏先是小王子求通貢未得朝命遽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欲從其請上怒其桀驁不許命兵部亟議往勦時兵部尚書王憲等集廷議上平戎十一事詔依擬行之　戊辰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續封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後皆為侯攷異據實錄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甯河東甌四王皆延世緒又遇春八世孫世振文忠七世孫性愈六世孫繼坤和六世孫紹宗皆見明史功臣表中　癸巳太白晝見　是月諭吏部用人兼取三途自進士外如有舉人歲貢才能卓

興者皆行取以備科道官之選新進士授職者皆遵舊制習知民事俟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著為令　五月戊午夏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遣武定侯郭勛攝事二郊之攝自此始也　丙子方獻夫入閣先是獻夫被召潛入廣州之西樵山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至是命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六月壬午免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被災秋糧並發太倉庫銀二千兩振之　甲申封故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予誥券世襲　秋七月戊辰免南直隸應天太平等府被災夏稅　是月遣工部郎中徐元祉往振河間保定

元祉因上言地方之灾由于河患河本以洩水今反下壅淀本以豬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天利害相半眞定利多于害保定害多于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正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卽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遠九河自山西來者南合滹沱而不侵眞定諸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諸郡此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令九河之流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直遂以納細流水力分矣一濬決河九河安流時本支二河可受遇漲則岸口四衝宜每衝量存

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達于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洩一濬淤河九河東逝恐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九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匯于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漸有成效然後次第舉行庶滅諸郡水害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瓊卒瓊之召長吏部也南京御史馬揚等十人力詆爲先朝遺奸上大怒下揚等詔獄慰諭瓊至是卒贈太師諡恭襄當正嘉間瓊與彭澤竝有才畧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予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

楊一清云初方獻夫去上虛吏部以待者一年洎獻夫初辭不赴乃召瓚瓚病會獻夫入閣上令署吏部至是瓚卒乃詔獻夫以內閣掌部事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漸長至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　戊子以星變敕羣臣修省禮部請敕百官素服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條時政得失以聞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戊子據下詔修省之日也證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彗星見己卯今分書之　甲午歷代帝王廟成上躬祭于廟　辛丑張孚敬罷先是上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至是給事中魏良弼引古占書

言彗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因劾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妖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貝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遂挾私報復坐臣專權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稱情之譽臣恐自是劾忠無地矣于是給事中秦鼇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得而回也上是鼇言令孚敬陳狀遂准致仕去尚書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聽馳傳歸　是月河決魚臺總督河道御史戴時宗請

委魚臺爲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患獨鍾于魚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爲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則魚臺水勢漸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爲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已詔下工部會廷臣議之　九月丁巳振陝西饑　侍讀學士吳

惠郭維藩進講經筵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湻厚寬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可以朕意問之可補救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采木燒磚大爲川廣蘇松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敕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于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自鹽法沮壞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輸邊糧草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經久之計維藩疏言今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譸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

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此則俗薄而政龎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毋徇操切之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以養成渾厚寬大之體且請復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條以疏壅滯疏入俱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庚申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因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等乃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所謂安靜者非無所事事也廣廷之上不廢都俞方今議事之臣倘如聖諭中正可行者有何不可惟其用心過當務求勝人言利未必可興言弊未

必可革至使在職者搖奪奉行者觀望一旦事出倉猝靡所適從爲害非細宜敕羣僚遵守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干進則政本清而天下之治成矣二曰惜人才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要在包容教育以適于用耳近日謫降諸臣有生于朴忠發于狂直者跡雖難宥情在可原宜舍短取長敕吏部量加甄録責以後效則人無棄才而政事畢舉矣三曰愼刑獄刑獄出入民命攸關近日刑官不守律例任意出入欲遠嫌疑而以深刻自明承望風旨而以鍛煉求合事干證佐沈滯經年展轉駁查求其罅隙或罪本不大而重

忝兩請或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至于外省問刑衙門箠楚任其喜怒寃抑至于垂亡傷和召灾莫此爲甚乞敕法司痛革前弊當平反者勿以輕出爲嫌涉觀望者止照律例議擬衆證明白不必駁查勘報稽遲指名參究如此則欽恤之仁達于窮巷而灾沴可弭矣疏入上嘉納之　丁卯免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被灾稅糧　是月以汪鋐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都給事中魏良弼劾鋐貪恣邪佞不宜處以銓衡重任工科給事中葉洪亦乞罷鋐上方嚮用鋐于是良弼洪俱各奪俸半年召前都御史聶賢爲工部尚書巡撫順天副都御

史王大用爲右都御史　冬十月甲申復考選庶吉士例先是大學士方獻夫言館職缺員請下兩京科道部屬推補大學士李時以舉薦未必公宜如考選庶吉士例凡各衙門所舉者臣等會同吏部試之內閣報可尋諭于新進士未選者自年三十五以下悉令就試時等選取進士錢亮等凡二十一人以聞上閱卷彌封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已而編修程文德疏請試于文華殿上自裁定上曰朕既委之輔臣及吏禮二部又何以親臨爲復命時等覆考得進士呂懷等二十一人奏改翰林院庶吉士從之自張璁建議諸庶吉士皆除部屬知縣

遂停考選庶吉士例至是始一行之　下翰林院編修遂甯楊名于詔獄先是名以星變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甚切直上銜之而荅旨褒其納忠令盡言無隱至是名再上疏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眞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

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上震怒立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鉉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妄思報復故攻及臣臣蒙上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上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並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數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文德

降邊方禠職宗明亦調外任考異明史本紀系之十月甲申據實錄楊名下獄之月日也三編系之八月彗星見東井之月類記之耳證之實錄名兩上疏皆在十月一戊寅一甲申故明書及通紀皆書之十月今並訖于甲申下。丙戌免山東七十九州縣被灾稅糧。戊子太白晝見。辛卯免河南歸德祥符等八十五州縣被灾稅糧。丙申御史郭宏化以星變上疏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為水邇者彗出于井必土木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之采大木者江西浙江之采雜木者勞頓萬狀而應天蘇松常鎮五府又以成造大駿民間耗費不貲而窯戶之逃竄者多矣至于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為盜凡此皆上干天和召星變

也請停不急之工罷采木采珠之役則彗滅而前星曜矣章下戸部尚書許讃等言近以工興采木燒造之役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采珠物力易殫民困日深宏化言宜聽上怒曰采珠舊例非朕所增若以前星之曜爲言則朕未立嗣豈以采珠致耶因詰責讃等附和黜宏化爲民詔吏部錮勿用　南京巡按御史松江馮恩上言彗星之見變不虛生人召之也欲舉時政之得失而更張之不若舉臣工之邪正而進退之因言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應變非長翟鑾附勢持祿遇事模稜戸部尚書許讃雖乏剸斷之才尚無不經之費禮部尚書夏

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次及六部侍郎皆有評論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以孚敬爲根本之蠹鋐爲腹心之蠹獻夫爲門庭之蠹三蠹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矣疏入上大怒立命錦衣官校扭械來京

攷異 馮恩上疏與楊名同月皆據實錄月分其實恩之上疏在楊前其時未知張孚敬罷故首論之實錄據其奏至之月日耳

己亥免山西石澤沁釋等二十州縣被災稅糧並以河東鹽銀二萬兩振之 是月改工部尚

書聶賢爲左都御史王大用巡撫右都御史如故　十一月甲寅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上好文飾太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敕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讜言自楊名馮恩以言事下獄而南京副都御史萬鏜復應詔陳事勸上黜虛文崇實政亦大怒黜爲民于是滄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上喜廷臣表賀　庚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　是月改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乙亥免畿內河間眞定等府被災稅糧　辛巳禮侍讀學士郭維藩職時羣臣表賀白兔皆有詩歌賦頌上優荅焉維藩以獻賦忤旨遂諭黜

己亥免山西蒲解二州被灾秋糧仍以河東鹽銀一萬兩及儲庫事例銀振之被灾税糧證之實録則乙亥也

攷證明史十二月己亥免畿內

又明史稿十二月乙亥振山西饑證之實録則

己亥也蓋己乙二字皆因形近而誤今並刋改